

送徐遲遠行

● 郁 風

徐建、小音：

謝謝你們的來信，告訴了我想知道的一切。

12月13日晚上，我接到李輝從北京打來的電話，告知徐遲從醫院樓窗躍下而去（同時還告知曹禹、徐盈也去了）。我不能相信，真想不到，怎麼可能呢？

兩個月前收到過他給我們的短信，也就是最後一封，說不知能不能去北京作協開會。他說：「我怕出門，倒不怕宇航呢。」在此前七、八月還收到過他的長信，現在使我感到十分內疚的是沒有及時回他的信，直到12月6日剛發一封寫在剪報複印件上的短信，但已太遲，他看不到了！

小音最傷心，但是，安靜下來，讓我們更多的理解他吧！許多按常理的、世俗的分析都是多餘的，你們所欽佩的、熱愛的父親，他是屬於未來的詩人。小音說，他永遠是站在一個最高的山頂上看世界、人類和文化；其實，他早已在雲霧以上，走出污染的大氣層，在宇宙間遨遊了。

就在那些天，苗子正和楊憲益、范用等北京的老友們在通信中開玩笑互贈輓聯，我曾在苗子修改輓聯的一

封信中附筆寫了兩行：「沒想到徐遲如此勇敢。詩人在躍出窗外時，也許是興高采烈，他以為是飛向火星了。」

徐建如此細緻的回憶和深思他在此前的種種迹象、言語、情緒。他曾在病房中望着窗外的燈火說：「外面的燈火多麼美！飛出去也是美的。」黑夜中點點閃亮的燈火，就如蒼穹中的星座。詩人的想像是如此誘人，以致使他作出最後的他認為是完美的抉擇麼？

小音的悲痛是可以想像的。從巴黎趕回來，離開他五年了吧？是為了他的願望，為了將生命投入音樂，你才漂泊掙扎；而回到他身邊，他竟沒看一眼他最愛的小女兒，沒和親人朋友說上一句告別的話，就這麼走了！留下已布滿灰塵的寒冷的書房，要為他整理一生的書稿。

有一句已被用俗了的成語：超凡脫俗。你們父親的一生和他的著作，卻是真正意義上的超凡脫俗。當然，除了那不到兩年的第二次婚姻失敗的插曲。

來信說，你們父親的死已引起社會上種種傳聞猜測，然而塵埃落定，

只能歸結於「夢遊症」、「老年孤獨症」、「大腦缺氧、腦動脈硬化引起突然發作」，……事實上，所有的老年人，從心理上卻各有各的病症，各不相同，那是由一生的不同經歷、不同文化、不同思想、不同性格所決定的。

你們的父親，我們的好友，大半生相處於同一時代，在同一國土環境中走過來，曾經攜手在同一片文學藝術園地上耕耘，相知相親，相扶相助，如今他竟然不告而別，離我們而去，我們能理解他嗎？千千萬萬的讀者能理解屬於他們的詩人嗎？

從他的處境來說，完全不必如此！

從徐建的敘述：他生理上的小病正在好起來，家裏已安裝燃油暖氣，他很滿意，休息一陣準備去海南島過冬，甚至在他枕邊的剃鬚刀還在充電，準備明早淨面用……一切正常。然而就在寧靜的午夜，他突然採取斷然行動，是早已預謀製造了種種假象，還是臨時升起難以抵制的美好選擇的誘惑？

人，是否有選擇死的時間、地點和方式的權利？或許在即將到來的下一世紀的某一天，它會載入神聖的人權的法律。那時，每個人的不同選擇都會受到尊重。

對屬於這一世紀的超凡脫俗的詩人徐遲，我們也只能尊重他的選擇。

然而，我們需要更深的理解。他去了，除了留下優美的詩歌和篇幅浩繁的散文、報告文學、小說、評論和翻譯作品等大量著作之外，還留給我們無限的思想火花，徜徉於兩極之間的矛盾，世紀的悲劇，科學遐想，宇宙的奧秘……

讓我抄幾段他在最後半年中的來信。首先，他終日念念不忘的是寫作和出版的雄心壯志。計劃中有三大宗：

現在告訴你我的寫作。《江南小鎮》下半部已在杭州的《江南》96年第三期上發了七萬字，題為《在共和國的最初歲月裏》。第六期將再發七萬字，這就到了六十年代初。我已離京到了武漢。今秋要寫下去，寫1963-1978十六年。我打算寫那個大革命了。暫時不去考慮八十九十這兩個年代，儘管九十年代的，有的已經寫好。這是創作上的第一宗。

其次一大宗是一本文論集，仿照《文心雕龍》五十篇章，第一組五篇：自然第一，地球第二，人類第三，語文第四，詩學第五。已發前三章，即發第四章，正在寫第五章。第二三組寫詩人和詩篇，包括荷馬、屈原、但丁、李杜、莎翁……這是第二大宗。

第三是科技文學，《談夸克》已完成，正在找地方發表，《談夸薩爾》正在讀資料。這是很吃力的工作，別人不肯啃的硬傢伙。這是第三大宗。

其他就是小品，網思想的小魚了。

他接着提到一些出版社要出他的雜文散文選集：還有重印他的譯文

希臘神廟前的徐遲



集，《托爾斯泰傳》、《瓦爾登湖》、《巴黎的陷落》、《帕爾瑪宮闈秘史》及短詩選集等等。他說：

總之書市熱鬧，空前膨脹，大家搶着出書，我也要出一些。沒有多大意思了，但也得這麼幹，幹下去。

他不但自己要這樣幹下去，還鼓勵朋友幹：

聽說到苗子有一百萬字的卡片，要出書，真是好消息！不是這個高科技時代，計算機的力量，哪能做到這樣的事！

兩個月後的來信，又想起這事：

關於讀書抄確是壯舉，花點心思還是划得來的。……那次聽李輝說起此事，實在高興，興奮。做此事遇到點困難是理所當然的，望祖耀兄（即苗子）將此事堅持到底。

他的興緻還很廣：

我最近在看一位老先生用文言文寫的《中國書法六論》，是我在蘇州發掘的一個手抄本，給了古吳軒出版社出的，出得很不像樣，大失所望。想寄你們二位看看，……如果你們認為是有價值的，我將使它重新印行，加上若干幅精印的蘭亭帖等，使它成為一本特別精美的書，有美學賞味的書。蠻好白相的、蠻愜意的書。現在就是要過點瀟灑的日子，飄然有出世之感的。

對於我的畫，更是多年來信中激動的談論、鼓勵的主題。有時是譴責，說我畫得太少，浪費精力在別的

地方太多。關於賣畫，我們辯論，因為我了解太多賣畫市場、dealer和某些畫家手段的黑幕。但是他說：

畫還是要畫的，畫還是要賣的。賣是為保存畫，找好保存者。送人的畫不一定能保存好（看送給誰了）。只有能買高價賣出去的畫者，有條件可能保存好畫。保存才是一個大問題。

他哀嘆中國還沒有幾所能收藏當代畫的博物館和大收藏家。他懷念小時候曾受過家鄉大收藏家虛齋（龐元濟）的熏陶。

……誰能想到如此執着於工作、創造、文學和藝術永恆延續的人，會斷然停止生命的運行呢？

然而他已感到老年的恐懼、衰弱的威脅；更致命的是信念的毀滅，對自己、對世界的否定。早在六月的來信中他說：

多少人至今還拜倒於臥佛，水泥澆鑄的巨像之前，汽車上的小玩具仍在搖搖晃晃……這個世界沒法說了。

……

我也走不動路了，所以那裏也不想去。……我的時間不多了，還能寫多少字呢？世界觀改變了，許多東西不想寫了，沒有多少話是值得寫的。

……

我這回知道我老了，你還沒有。我已經不能出門了，你還能遠渡大洋。這兩天你在香港，我去年從香港回武漢，就累得至今九個月還沒有恢復過來，並且再不可能恢復了。想不到老年終於到來。斯芬克斯之謎不說了嗎？三條腿走路的時候終於到來了。

其實，他不願相信我也不能健步如飛了。最近我乖乖地按照斯芬克斯

之謎，用了三條腿走路，只是還沒來得及告訴他。

就在小音寄來的七月沒有發出的信中，他說：

那麼多的歲月過去了，還活着，生活得很滑稽，很可笑，很糟糕，不怎麼樣。玩電腦，人們驚奇，其實笨拙非凡。也會有一天「過去了」，不知在哪一天，是很快，還是很遲呢？誰也不知道，自己也不知道，沒有人能知道。一切都是偶然的。因為電子是「自由粒子」，它規定了不可知論。宇宙觀 (as a whole) 是不可知的。若說，已經知道很多了，那麼有甚麼用？還是一點也不知道。知道的一點點是那麼可憐。但我還對三峽工程有興趣，甚至對九七年的回歸也有興趣。現在走不動了，很可惜。無可奈何了。

他對三峽有特殊的、執着的興趣。60年代初，他就是為了三峽而由北京遷居武漢的，他寫了「長江」的長詩。到了80年代，許多學者和好友們都從現實和具體的實施各方面提出不同意見，他都知道，但他堅持擁抱他的美妙幻想。對於九七回歸，也是由於他個人在香港的經歷而產生特殊的興趣。

他的興趣不是一般的。他把先進的科學當作詩一般地迷戀，又愛把音樂、繪畫溶入科學的神秘運作。

現在還照樣做許多許多夢，其中包括一台686計算機和微軟視窗，和CD-ROM 可以讀全世界的書。走上internet (Hi-Speed Information Highway)，問津於當代的 Hightech，包括生命的Genealogy。

我在看微軟公司 (Microsoft) 老闆

Bill Gates 的書 *THE ROAD AHEAD*，講高速信息公路的，就是所謂 (internet) 互聯網絡的。不知哪天我能用上Internet的E-mail？

他說以後要用E-Mail給我們寫信，問我的FAX號碼和兒子在澳洲E-Mail的全套符號。他早在十多年前，就已經是全中國第一個用電腦寫作的作家，但如今卻感到落後了。

到2000年可以安裝人造的永久心房，用電啟動，未知能否趕上這個行列？

……

我亂七八糟，我井然有緒。我久已不聽音樂了，現在的激光的轉速越來越快了，我卻又聽音樂了，我的多媒體傳來了多麼激動我的樂音！準備明天下午再去買一批CD來聽。

……

《奧秘》雜誌1996年6月號有一連續畫《宇宙音樂》，記美國天文物理學家佛羅拉·華倫茲將UGG6677 (大熊星座——一個距離地球1.8億光年的星系) 所輻射的電磁波，用巨型射電望遠鏡接收了，並將其轉譯成一系列的數字，儲存於計算機中，通過她設計的一套聲音合成的程序，轉換成20千赫以下的人可聽見的聲波，制成了一套「來自宇宙的音樂」，據說超凡脫俗，把人們帶進開闊的天空，浩渺虛無，神秘莫測，還用鋼琴重現宇宙音樂，在美國、歐洲或日本的天文館和音樂廳演奏。另外還有一套「看不見的宇宙」的軟件系統，能將X光γ (伽瑪) 射線、紅外光和紫外光用圖形和音樂表示出來和演奏出來，配上音樂和解釋，鮮明、準確、生動地將宇宙表現在人們面前。

好了，現在你又回到空曠的海上，巨大的紫色的Jacaranda雲下，你會感到了寂寞？……好啣！鋪開你的素白的紙，給它添上絢麗的彩色，你的奇妙的幻想。不行不行啊，它填不滿這麼大的空隙哪。好吧，到我這裏來一下，我將勻一點兒寂寞給你，留下那些空白，並且更擴展那些空白吧。越空越好，就越成了宇宙，膨脹復膨脹，空白更空白，空空洞洞，最好最好了。到時候一切稀釋到再負三度便是絕對零度，而宇宙就進入了熵(entropy)，無生無死，無聲無息。(我寫了詩的，至美至善無真之境。)

他把自己埋入深深的寂寞，卻是「心事浩茫連廣宇」。人類的歷史，地球的未來，宇宙和永生之謎，都在他的思考之中。而已經陸陸續續展現的現實，使他痛苦，使他困惑。他讀了佛克納(W. Faulkner)的一篇〈論隱私〉之後「決定不把真言吐盡，要把隱私權保留下來」，他說：

真實究竟是甚麼？誰也說不出來的。「你這個偽善者啊！」人們會這樣聲叱我。隨你怎樣聲斥吧，我珍惜地保留着我的隱私權，這是神聖的權利。我自己割下我的舌頭來。

……

人沒有權利把甚麼都拋出，說出來，包括聖人在內，包括堯舜在內。這是東方人的詭偽式的智慧，西方人本來是不大懂得的。希臘神話就不懂得，把Zeus描寫得過份的惡劣、糊塗、混賬，其結果就是這個不愉快的世界，非常腌臢和沒趣。

……

世界是在變，在巨變。大難當前，全球進入衝突，矛盾畢露，裂變

聚變。連印度也要進行核試驗了，最新的消除核彈頭的等離子法已經推出來了，但人類還是有希望的。可惜未來很多花樣，我可看不到了，否則還可以大飽眼福的。我不知我能否進入二十一世紀？

……

我總覺得現在是在人生轉變的關鍵時刻。新的歷史即將展現。完全不能想像的場景將突如其來。我甚至用了「大難臨頭，浩劫自天而降」的預言式的語言。好像核戰不可避免，而只在你們那裏卻正好可避免。以後還要你們四出救災，當我們這世界的大部分已化為灰燼。你們從B市出發，來到世界的廢墟上來收拾殘局，打掃和消除了核塵，大地又重新光明。

拾起一塊石頭，往背後扔，一扔就是一個新人。未來的人類就由你們創造，未來的歷史也是。你說我是不是太悲觀了？我才是樂觀的呢。我知道世界雖然要經過大災難，但美景卻還在前面：Belle Vile is before……而我卻早已防禦好了，準備好了氣功，是不會死的。當你們回到亞洲大陸時，我將起來歡迎你們回來。這個故事在舊約聖經裏講過不止一次了，還會多次成為新的歷史記載的。所以請你好好保存這封信，以便將來我對你說，勿謂言之不預也，早有書簡為證。

他憂慮人類將有一場浩劫，一場災難，北京將成沙漠，上海變成海上；憂慮通貨膨脹，物價飛漲……他說常做惡夢，彷彿他被拋在一塊荒原上。你還告訴我，他曾長期寄希望於電腦，熱衷於進入世界聯網，走上信息高速公路。然而長期面對屏幕打字，雙肩疼痛，迫使他停輟。然後他曾認真地學習智能氣功，每日練習。

請看在他給我的信中是怎樣說的吧：

進八月以後，變化來了，我學起「智能功」的氣功來了。雙足並足而立，人就有點搖晃，原來我已在太空之間，孤獨一人，四顧八方，唯我吊在空中，也不過舉臂直上青空，去捧一掬元氣。近地太空的，地球軌道以內的；火星那邊；太陽那裏；銀河系的；河外系的；夸薩爾的；宇宙的；諸天宇宙的。然後捧氣貫氣，貫進大腦中心。意念是健康、長壽、聰明、智慧……如是九次，疊起左右手，使與丹田聯成一線，意守丹田而止。你說這多有意思！我居然百病全消，耳目逐漸聰明。大腦特別靈敏，巧思妙策紛馳沓來。文章一篇一篇泉湧而出，長壽不在話下。

我與世人不同的是中西並重，能接受中西兩方學問的人是可以像希臘神話中的靈山仙人，他們跟凡人的感情生活，活地忒活色的一模一樣，唯一區別他們是不死的。也可以變形，主要是不死。流的不是殷紅的鮮血，而是白色的靈液。……已多次寫在詩文中，我是主張人不死的。Mortal是死亡，而Immortality就是不朽，長生。我是有科學根據的。依靠現代科學，乃至現代醫學，它已經迅猛發展。雖然他們還說，癌症等等現代醫學還無能為力，卻不是說絕對無能為力。正在日益延長壽命，到一百五十，到更多，到將來就可以更換一切人體器官，連大腦也可以，還採用中醫氣功，人體自身再三調節，不用多說甚麼，人壽必有一不死之日，並且已經不遠。

這是八月的來信，可是秋天過了，冬日來臨，他突然對氣功不感興

趣了，陷入焦慮、煩燥和沉默之中。事後在他的日記本上發現的一首小詩是重要的：

我的絲已經吐完，可以悄悄地走了。

他正是這樣，悄悄地走了。

你們在他病牀上發現的，臨走前不久寫下的一頁病中隨感，應該就是向你們告別的遺書，他說：將軍死於戰場，書生死於書齋，他不知回到書齋的路，誤入醫院，恐怕就出不去了。然後說：

死亡是一種幸福、解脫，未來如日之升。

他是滿懷對未來的嚮往和希望，清醒地離開這個世界的。他是狡猾地勝利地瞞過你們——親愛的兒女，選擇了那寧靜而晴朗的夜晚，對着窗外閃閃燈火，如太空中的星座，頑皮的學那種遊戲：閉上眼，往後跳^①！便從六樓的窗口一躍而下，無知無痛地仰面倒冬青樹上，如徐建半夜趕到所見，頭與四肢均完好。

請放心遠行，我能夠理解並尊重你的選擇。我相信你的兒女和一切好友都能理解；你的未來的讀者們在讀歷史的時候，也會理解一位過早地進入未來的詩人的憂慮。

郁風

1997年1月23-30日
於澳洲布里斯本

註釋

① 徐建在他的病房中發現一份《參考》上，刊登着一篇題為〈閉上眼往後跳……〉的文章，講一種跳樓的冒險遊戲。

後記

以上是我寫給徐遲的兒子畫家徐建和女兒鋼琴家徐音的回信，承他倆分別告訴我徐遲逝世前後的情況。

我是在30年代末的香港認識徐遲的，他兄妹二人當時尚未出世，只看見他們的姐姐徐律才兩歲，後來又有哥哥徐延，我便未見過了。

那是日寇鐵蹄已深入中國，遍地哀鴻烽火連天的年代。香港頓時成為收集海外捐款和物資、通往世界的唯一港口，成為大後方與淪陷區之間的安全通道，成為抗日宣傳和民主進步宣傳的基地。大批文藝界新聞界人士都集中在香港，使這文化沙漠的小島空前繁榮。

徐遲是從上海和戴望舒、葉靈風、穆時英等好友同時舉家移居香港的，我則稍後從四戰區前線的宣傳崗位上來到香港。

那時徐遲雖只有二十來歲，但已發表過意象派的詩，出版過意識流小說，翻譯過海明威、林德賽等世界流行的書，編過詩歌刊物，寫過並出版介紹巴哈、莫扎特、貝多芬、舒伯特、蕭邦……等經典音樂，但是，卻一直遠離那個時代的最強音。

很快，他和葉靈風、戴望舒都捲入來自不同方向的一群：袁水拍、馮亦代、張光宇、葉淺予、黃苗子、丁聰、喬木、夏衍、楊剛、郁風……我們合夥編寫出版了別開生面的圖文契合的文藝綜合雜誌《耕耘》，曾經銷行全國包括解放區。又聯繫更多的人舉辦文學講座、開畫展、音樂會、詩朗誦……。

這時徐遲第一次讀了恩格斯的書，傾心於他所引述的黑格爾的話：

這是一次壯麗的日出。一切能思考的生物都歡慶這一時刻的來臨。這時籠罩着一種高尚的精神，全世界都浸透了這種精神的熱忱。

那個時代，正是壯麗的日出從苦難的火光中升起。理想的光輝吸引了無數向上的年輕人，不惜投入自己的生命。

……………

半個多世紀過去了。世界並不依人們的嚮往和書本上的藍圖發展。英雄們不斷重複愚蠢的錯誤，而人類的智慧卻集中在科學上：既創造了殺戮和毀滅的武器，也逐漸認識了小小地球以外的宇宙，正在創造神奇的不可思議的未來。

而每個人的一生是短暫的，正如一首歌，總有曲終唱完的時候。

有些歌的結尾是漸慢漸輕，fade out，餘音遠去；有些則是越到臨終越趨昂揚，節奏加速加強；也有些反覆回盪着原來的主旋律，然後嘎然而止。

詩人徐遲唱完的歌是屬於那一種呢？已經來不及問他了。只知道他最屬意的樂章是Andante Cantabile——如歌的行板，他曾以Andante作他的筆名。

郁風 1916年生。國立北平大學藝術學院畢業。散文作家、畫家。曾任報刊記者、編輯，中國美術館展覽部主任，現為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、中央文史館館員。80年代後多次在國外舉行畫展。1982年獲法國沙龍美展金質獎。著有《我的故鄉》、《急轉的陀螺》、《時間的切片》、《陌上花》，編有《郁達夫海外文集》、《郁曼陀陳碧岑詩抄》。